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三)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劉子全書卷之十八

門人董 場編次

文編五

奏疏

弘光揭

恭承新諭忍死引陳疏

臣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削籍在里驟驚大行皇帝凶問撫膺慟絕誓不與逆賊俱生執戈而起前進會城與鄉士民激同讎之義矢死綏之心方在左右呼號間恭遇殿下誕膺天眷俯順人歸正位監臨宗社有君必已首興問罪之師爲先皇雪大讎臣不勝鼓躍忽於本月十七日接邸報奉諭旨劉宗周起都察院左都御史著速催到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又不勝涕零顙絕伏念臣以豎儒歷任先帝屢經罪廢兩月中臺寸籌莫展雖蒙大行皇帝憫

臣年老賜之帷蓋而臣負官溺職之狀久已擢髮難數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十日班行如部院之事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卽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其敢辱明綸而叨特簡他日濫用匪人之漸謹席藁瀝血守死待譴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奉聖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遭國奇凶求救伸討特還卿總憲故爵

竹意盡獻憂患相倚不得以難進爲辭該部知道

君恩未報臣罪當誅謹瀝血陳悃仰祈聖鑒以伸在

三之誼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臣朋友並屬大倫所從來舊矣又曰不信乎朋友則不獲乎上當先帝在御於壬午之冬正值羽書旁午調兵措食之時而臣恭逢召對稍爭言

官熊開元姜琛得罪事不禁迂戇致蒙先帝處分先與革職既有會試舉人祝淵上書爭臣不當罷并奉有看議之旨隨該禮部議覆罰科候旨開臣固未知祝淵何如也久之淵乃進而謁臣訪其履歷具道其詳並及所以留臣之故以其同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嘗稱及臣之爲人也而淵過信之以成此誤舉臣因謂讓之不置淵自此遂變臣稱門下士臣攜之南還至去年冬月淵復奉旨以緹騎逮入京訊問當日上疏主使之入則臣豈能逃罪乎臣方席橐候逮問遽聞國難神京旣破麟徵死之淵偶不死亦不逃相傳視麟徵含殮扶櫬南還乃束身於司寇嗟乎淵不忍負麟徵臣敢負淵臣非徒不敢負淵也淵之罪實臣之罪淵罪一日未明則臣罪一日未除而乃輒拜新朝

之寵命上傷先帝知人之明則大負先帝矣負先帝不忠
負淵及麟徵不信不忠不信又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仰
祈陛下收回恩命仍理祝淵一案以正臣罪而若淵者并
乞勅下法司俟其到部之日特與申理或仍照禮部原擬
或援恩詔事例徑與寬釋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之所
敢與也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

吳麟徵能死國難不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
分別恤復卿宜祇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
賴爲一轉慎勿遲延吏部知道

甲申先生赴召途次擬言曰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
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
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徵也幸

有不亡者先帝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孜孜乎敬天勤民
憂勤恭儉之德實可光祖烈裕孫謀遂以啓陛下中興
之運必也明王道而斥霸功則刑名之路絕進君子而
退小人則朋黨之禍消省議論而責成功則文法之弊
銷重禮義而勵廉恥則賄賂之門塞而其要尤在求端
於政本之地鄉使先帝勞於求賢必得天下之賢者以
自輔何至以諸臣相繼竊據朝權釀成大壞極弊如今
日之不可救是以明主務聰明之實則必防壅閉之奸
凜兢業之懷猶不廢咨詢之益

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轉乾坤之大業而一旦爲奸
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從亘古未聞普天同恨皇祖有靈

啓我陛下重建舊都正位凝命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
讎固無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
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一時也先皇帝一
十七載之哀慕方深人人致死一鼓而進殺僞官擒叛將
以俘逆賊止在陛下先聲一震閒真中興有道第一義也
而至於討賊之法施爲次第亦有可言者一曰據形勝以
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淮安鳳陽安慶
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
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
而南去金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響應
而起者今者東南諸路漸有起色事卽未可遽信但勅江
楚浙直閒各固其圉合師以促賊如釜中魚耳自此併力

西北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繇督撫非才不免彈壓無寄遠不具論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設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罪皆可斬也而撫臣爲最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於鎮臣仍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專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宜多設督臣以滋牽制之弊如此而後武功可得而奮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無故而施封典旣以長其跋扈而士卒獨不能宿

飽益增庚癸之呼將悍兵驕有自來矣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覈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之恢復焉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廷旣封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除一二殉難諸臣已經恩詔優卹矣此外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不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臣不能一一悉數其人而於法皆在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而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相傳實繁有徒必且倡爲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僞官僞并

眞官亦化爲僞而天下事益不可爲或陰陽詭祕爲賊行
閒尤當顯示誅絕無墮狡謀行此數者於討賊復讎之法
亦畧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
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無俟臣一一及之而臣
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
倖而不死反膺陞賞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槩行外
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
之誠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統惟睿照采擇施行
臣束身在道先貢血誠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奉聖旨覽

卿奏毋徇偏安必規進取親統六師恢復舊物朕意原是

如此至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與慎新
爵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

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讎疏

嗟乎國破君亡何代蔑有惟是宇宙之所以嘗存而不毀者止此綱嘗名教子以之事其父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一日不明於世耳先皇帝身殉社稷正命考終凜然著春秋大義燕貽之善遂篤我皇上以中興大業踐祚有日知無刻不以討賊復讎爲事而獨怪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來無一舉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令人不髮指者臣請得而追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自己巳以來舊矣何獨寬於今日乃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南京師坐困遠近洵獨大江南北宴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

之危亡而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餉不成餉將平日料理之謂何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爲孤注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旣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張國維親承先帝之命儘得便宜行事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蚤已廓清勢如破竹而國維久滯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於草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大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耳殆新朝旣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矣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賁以蠟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讎

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更不然而亟起閫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啣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迂闊天假之靈果令吳王諸逋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顏面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而更有難爲解者先帝旣已升遐發喪有日矣乃哀詔係何等大典而濡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倘稽至期年半載而不訃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譏之況三年之通喪乎止因諸臣先言吉禮而後言凶禮漢文而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今日典禮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遣

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宣陛下德意一槩徑用新恩卽
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
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皇帝一
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
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又何怪
從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臣而暮寇讎乎昔人云死者可
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將先皇帝一十七
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
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春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從此大
義一明人心競勸兵不血刃而天下服矣臣言及此臣死
無恨臣無任痛絕呼號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正諭侃侃足資激發國恥未雪時切朕懷奏內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

及力持先帝逆案俱久
漸有自不至是何緣故該部知道

微臣再奉溫綸力疾中途不能前進仰祈聖明終賜

罷斥疏

臣蒙聖恩三都察院左都御史隨該臣引罪陳請卽奉不
得難進爲辭之旨時臣方坐羸煢煢哀疚一面束裝又該
臣賁奏引罪去後行至丹陽地方冒暑日久脾胃受傷遂
增困頓續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難不
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分別恤復卿宜祇遵
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慎勿遲延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捧誦溫綸不勝汗惶不勝感泣乃者
國難方殷君仇未復在聖明方篤教忠之訓豈臣子能忘

隕首之圖惟是臣通籍四十四年猥以多病十九家居在
再逮老久已耳目半廢肌體全枯邁茲愍凶如不欲生旣
感新菑益增舊劇卽今一俯仰一拜跪已眩暈不禁何望
趨朝之日敢希受事之能際天步之艱難豈任衰慵之尸
素況臺長何官關係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誠有如新諭所
及者而謂以老病如臣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輾轉思維
惟有引身一決少逭誤國之誅仰祈聖明鑒臣就道本心
與中道難前之狀始終萬無矯飾仍照先帝遺命賜之罷
斥俾臣得踉蹌言旋屏息牖下翹首太平臣所謂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望闕祈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義天

植留身正爲先帝復仇已至輦轂佇望見之行事豈宜潔
身自乖素志還著庶遵成命作進前來供職慎勿少稽該

明國是以正人心疏

未上

臣聞國之有是卽治道之所從出也天下之理有是必有非而是非之途紛然是有非非中有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惟大聖人立禮義之權衡而定是於一雖有似是之非不得而干之故道揆以正法守以明世之所以嘗治而不亂也臣嘗上下千古而以國是之晦明徵治運之汙隆有漸斷不爽者遠不具論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元人之手闢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建極綏猷茂以加矣綿歷二百八十年以有今日方將與天無極而不意氣數當升降之會人事有得失之殊外憂內寇踵禍一時致先帝一身適遭其窮當賊勢之洶洶也廷臣有倡